

# 县委书记八日抗洪记

青年经济说

王连贵会挑几个关键时间去巡堤：吃饭、交接班、大清早和黄昏。这是大家最容易松懈的时间。那几天，他脾气十分不好，发了几次火，拍了几次桌子。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文并摄

石大圩破了。7月22日，这个巢湖流域的第二大圩口被无情的洪水撕开了一道口子。洪水长驱直入，淹没了4个村庄。王连贵没想到水会来得这么急、这么大，前一天他们刚把圩区内及周边9个村子的1.2万名村民紧急转移走，第二天，圩就破了。

今年安徽的降雨格外多，以至于到7月21日10时24分，巢湖中庙站水位就达到了13.36米，超过巢湖洪水设防的百年一遇标准。巢湖南岸支流白石头河已多日超过警戒水位，咆哮的河水不断冲击着沿途的堤坝，试图扩大自己的领地。7月22日，在庐江县同大镇，它终于得逞了。

当天8时40分左右，石大圩白石头河连河堤发生塌陷。河水哗地涌进堤防，冲出了一个20余米宽的缺口。现场的救援人员为堵住缺口，连沉3台挖掘机，可依旧难挡洪水。圩区内的村子短时间就成了一片泽国。

消息传到王连贵这里来时，他正在研究防汛的形势。这位庐江县委书记最近都在和水作斗争，自6月10日入梅以来，庐江先后经历了8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最大的一轮平均降水284毫米，县内150多个大小圩口都需要保护。

他没想到石大圩率先失守。当地的老人说，在这次决口之前，石大圩已经有50多年没有破圩了。更糟糕的是，随着连圩并圩，周边圩口早已成为一个整体，石大圩一破，周边圩口也陷入了危急状态。

压力骤来，当天发生的许多细节，王连贵后来都回忆不起来，当时他最担心的是人员伤亡。因为转移得早，除了后来参与救援的两名人员被水冲走外，石大圩区内的村民没有发生一起伤亡事故。也是从那天开始，庐江进入了抗洪最关键的阶段。

## 圩破

白山大桥连接同大镇和白山镇两镇，桥下流淌着的是白石头河。如今，桥头靠近白山镇一侧依旧被封堵着，对岸的同大镇有4个村庄被淹。同大镇连河村朱中万（化名）每天都会来桥头探听隔岸的消息，那里已经被水淹了近半个月，他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7月21日，政府让他撤离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工作人员劝说了半天，他才勉强答应，随手拿了些东西，一路骂骂咧咧地撤了出来。他没想过石大圩会破，觉得政府小题大做，在做面子工程。

我走了，我那二十几只鸭子和十几只鸡怎么办？他投奔了在白山镇的亲戚家，两地就隔座桥，他原本打算趁人不注意，就溜回去。

第二天早上，他正和亲戚唠着家常，街上突然热闹了起来，石大圩破了！他没听真切，很快就冲出了门，看到人们都往桥头涌去，已经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桥上拦截和维持秩序，石大圩真的破了。

朱中万跑回了亲戚家，一脸焦急，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养的那些鸡鸭，想回去抢救一下。他找亲戚借来了大木盆和木架，沿河居住的村民家里大大小小都有这些，送到了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晨赫 张均斌

已经持续近半个月，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连河村的洪水仍没有明显的消退迹象。目前，连河村的大部分地方仍被淹没在水下，只有零星的路灯顶端还露在水面上，村民的一层楼房屋顶成了水中为数不多的高地。

7月22日8时40分左右，石大圩白石头河连河堤发生塌陷，短时间内就淹没了圩区内的4个村庄。咆哮的洪水吞噬了5辆自重30吨以上的大型拖拉机，把堤岸撕开了20米的口子后直直地冲向了连河村和周边几个村庄。

连河村原本由几个片区组成，河水一下子涨了起来，淹没了片区之间相连的道路，使之成为汪洋中的一个孤岛。

这是当前我国防洪工作遇到的困难的一个缩影，也是诸如大型水利工程固若金汤，局地受灾却十分严重等疑问的根源。建国以来，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成效显著，我国防洪能力显著提升。然而，目前防洪体系存在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中小河流防洪能力仍然较低。

## 关键压力都在小河、小圩口

四川大学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善



7月28日，同大圩南闸村段，当地村民在搬运用来加固圩堤的水杉木。

白山大桥桥底，沿河往家划去。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一路上，他看到白石头河的水流比往常急促了很多，水位肉眼可见地上涨，原来的很多地面已经被水淹没了，河流不断产生漩涡，他的水盆被打得高低起伏。

划了半天，好不容易看到了自己的房子，水已经淹了一层楼的一半，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朱中万一脸颓然地往回划去，没救了。他很后悔，当时撤离的时候没多拿点东西。

石大圩破堤后，王连贵要求县里的干部：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他说，其它的损失往后都有机会弥补，但是人命不行，不能因为决一个口，伤亡一个百姓。那天，庐江出动大量人员搜救、转移被困群众。

搜救过程中，由于水流过于湍急，一艘救援冲锋舟侧翻，船上5人落水，3人获救。被水冲走的两人是庐江县消防大队教导员陈陆和同大镇连河村党委副书记王松。后来，陈陆的遗体被找到，而对王松的搜救仍在进行中。

而石大圩的破口仍在扩大。7月24日，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乘坐冲锋舟随救援人员一块下水搜救时看到，连河村及周边地区整体都已淹没在了水下，只有零星的路灯顶端还露在水面上，冲锋舟直接开上了村民家的屋顶，开船时，一不小心，头就会撞上电线。可是，水位还在继续上涨，漫过一处处高地，不断逼近新的居民聚集地。

7月27日凌晨，庐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情况说明称，石大圩已出现近百米的溃口，整个石大圩已全部进水，并影响周边部分圩口，巢湖流域第一大圩口同大圩首当其冲。

同大圩是距离巢湖最近的一个圩口，一旦失守，几万方米的巢湖水将往圩区倒灌，圩区内6.6万亩良田将成一片泽国，同大镇将被淹没三分之二。王连贵说，要开辟新的防线，力保同大圩。

随之，同大圩保卫战正式打响。

## 保圩

7月26日，王连贵把庐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县城搬到了同大镇镇政府。近9

万人扛着铁锹和装满碎石的编织袋头上上了同大圩的大堤，挖掘机忙着平整泥地以便运输防汛物资，源源不断的编织袋、花雨伞、木材等往这里集中，庐江准备死守同大圩。

以小南河为界，同大镇的南部属于石大圩，北部属于同大圩。庐江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琼表示，石大圩破了后，小南河就是第二道防线，守住了小南河，就能减轻同大圩防汛的压力。

他一直在关注小南河堤防的抢修情况。小南河是庐北大圩的内河，由于上游有闸口控制的关系，过去，小南河的水位一直控制在11.5米以下，因此堤防的建设并不足以应对高水位的冲击。石大圩决口后，白石头河的水一下子都涌进了小南河，周围的防汛压力陡增。

那几天，水位一下子涨到了13米多。周琼说，高水位可能导致满溢，同时，多年没挡过水的堤坝骤然受到冲击可能出现大量的渗漏、崩塌、滑坡等险情，我们只能抢修子堤，不断加固小南河的堤坝，最高处加高了超1.5米。

转移安置群众、修补加固堤坝是这次保卫同大圩的主要工作，这几天，圩区几十公里的堤坝上到处都是抗洪抢险的人。

23岁的蒋宗恒7月24日22时左右才到同大圩，他今年刚毕业，前不久入职了中国铁建大桥局，参加完公司的统一培训后就直接来到了防汛现场。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他说，1998年发生特大洪灾时，自己才一岁，没想到有一天会离洪水这么近。

蒋宗恒最近很怕下雨，看着不断上涨



7月25日，同大圩南闸村，为了运输防汛物资，抗洪抢险人员正在平整泥路、铺设土石料。

的水位，他还是紧张。这个年轻人怕水突然一下子漫过来，自己连逃跑都做不到。害怕的时候，他会下意识抬头看看周围的军人，这能让他安心许多，兵哥哥会保护我们。

28岁的民兵吴强胜已经在堤坝上驻守了十多天，连续几天没好好睡觉，他的黑眼圈很明显，脚因为长时间泡水也已经发白、肿胀。他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几天来，同大圩的漫堤处不断增加，他们只能不断抬高加固子堤，休息时间更少了。常常是刚堵住水，过了几小时，又破了圩。

抗洪抢险的队伍每天都在加固圩堤，可如果水位不降，形势仍很危急。泥土和碎石垒成的子堤经洪水长时间浸泡，就会发生沙渗、管涌、塌方直至决口。

同大镇每天都会派人定时在堤坝上巡逻，观察子堤的情况，如果发生沙渗、管涌和塌方，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汇报进行抢险。而在抢险过程中，如果水位不退，管涌和塌方会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同大镇组工办组织干事胡冰清说，抢险人员这两天在紧急搬运水杉树，用来打桩，进一步稳固堤坝，但没人知道同大圩能撑多久。下雨的时候，水涨得很快，时间过得很慢。

希望水位赶紧降下去吧，大家对退水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

## 巡堤

同大圩形势最危急的地方是南闸村段，这是圩堤最低处。7月22日后，王连贵几乎每天都去南闸村巡堤，一走就是2万



7月28日，同大圩南闸村段，一名当地村民在清洗泥污。

多步，最多的一次，他在堤坝上走了4万多步。

堤坝越筑越高，河流漫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王连贵半点不敢放松，他担心的是渗水。一股小小的水流刚开始并不起眼，但如果不及时修缮，渗水很快会发展成管涌，然后带着泥石一涌而下。所以巡堤很关键，只要有水就要把土挖掉，让水流出去，水下去了情况就会好。

王连贵会挑几个关键时间去巡堤：吃饭、交接班、大清早和黄昏。这是大家最容易松懈的时间。巡堤时看到维护得比较好的地段，他会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拍照，传到工作群，让其它段的人员学习。判断好坏的标准来自脚下。脚踩实了，风险就小了。

那几天，他脾气十分不好，发了几次火，拍了几次桌子，发火是正常的，是我个人工作修养不够的问题。他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压力太大了，就怕干部有懈怠的思想，在这高压下，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

王连贵一宿一宿地睡不着，压力相对小的时候，他一天也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不敢休息，就是浅浅睡一觉，醒了就不敢再睡了。因为不断有险情出现，随时都要准备抢险。他特别担心下雨后水位上涨，白石头河水位长时间处于警戒水位以上，一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紧张。

南闸村一直驻扎着一支救援队和几艘救援艇，这是王连贵吩咐的，老百姓已经全部迁出去了，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堤万一破了，随时准备撤离。

57岁的夏立近在南闸村生活了一辈子，这段时间，他每天帮着义务巡堤，看着村子如今的模样，他不住叹气，原来南闸这段是不会这么危险的，也不用耗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抢险。

他说，同大圩还有个名字叫铜大圩，形容圩区牢不可破，自上世纪30年代后，同大圩就再没破过圩，即使是1998年洪灾的时候也是安然无恙。4年前，这一片都是房屋，村民用大石块打好了地基，堤坝足比现在高了1米多。他指着南闸村段的堤防说，后来，搞工程，让人搬走了，石头也挖走了，高度就降下来了。

夏立近口中的工程指的是2016年启动的引江济淮工程，这是一项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灌溉补水和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同大镇南闸村也在工程中。

周琼对此解释说，今年的险情确实和引江济淮工程有一定关系，老堤防削弱了，新的堤防没有形成，防洪能力就相对薄弱了。他说，之前县里对薄弱地区做了一些检修工程，但是没有考虑到今年洪水情况这么特殊。

王连贵表示，工程如果做好了就没这么大力气，工作了没做完，又遇上大洪水，这个就很难受了。接受采访时，他指着同大圩区内的土地说，这个圩要是破掉了，6.6万亩圩区都是水，保住了是绿葱葱，保不住了就是水茫茫一片，这个反差太大。

## 牺牲

王连贵想守住自己的每一个圩，可是



7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金桥村，收割机正在卸谷。受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影响，今年金桥村早稻收成较往年减少了近三成。

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是顾此失彼。

今年的雨水实在太多了。庐江县自6月10日入梅以来，截至7月29日12时，全县累计平均降雨量为1061毫米，已超过常年梅雨量275%，突破庐江县有气象记录以来梅雨期的历史极值。

一个梅雨季下完了往年一整年的雨水。王连贵说，巢湖流域整体承压，到7月30日，庐江全县累计漫溢、主动蓄洪圩口仍达到了116个。其中，裴岗联圩、牛圩圩2个万亩大圩更是为了分担巢湖压力，主动破圩进行了蓄洪。至此，庐江县累计淹没农田39.05万亩，受灾人口93.63万人，受灾人口34.64万人。

谈到这些数字时，他心里很不好受。比如裴岗联圩，前期已经破圩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它堵上，后来接到命令要进行分洪，从干部到百姓，肯定心里是很难接受的。王连贵说，但是防汛要强调纪律，要强调大局，我们要准备好，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他还说，保巢湖就是保庐江，如果巢湖大堤破了，庐江所有圩口都保不住，和百姓们说清楚道理，他们也是能理解的，覆巢之下无完卵。

7月27日，为保安徽巢湖安澜，裴岗联圩主动开堤分洪。截至当日12时，裴岗联圩受影响范围内的8426名民众已全部转移。13时45分，在裴岗联圩裴河段，几台挖掘机同时作业，开挖出一条120米宽的泄洪通道，另打开兆河沿线4道涵洞，分洪总流量达150立方米每秒。

分洪后，裴岗联圩水位将抬升3.5米，达到12米，水面从现有0.2万亩扩大到2.5万亩左右，蓄洪水量达4800万立方米。

这已经是王连贵争取后多方妥协的结果。裴岗联圩还连接着四个较小的圩口，兆河闸一开，兆河河水浩浩荡荡流过去，这些圩口的破圩风险很高。王连贵向上级单位反映时，分析了利弊关系，他建议兆河闸不能全开，兆河要控制在一定的水位，这样既保证兆河两边的圩区安全，又能缓解巢湖高水位的压力。

我们肯定反映，情况反映上去，但最终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说。上级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兆河闸没有全开，水位始终保证在12米左右的位置。

洪水再大，终会退去。7月29日，来自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29日起，我国东部雨带北抬，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集中期结束，大部地区将转为高温闷热天气。当日，合肥市发布消息，目前巢湖仍在超历史洪水水位以上，呈高位波动缓降趋势，预计将在8月10日前回落至保证水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组织早稻的抢收和晚稻的抢种工作，希望能减少损失。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巢湖流域这次洪水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7月30日，王连贵把庐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搬回了县城。

现在已经进入持久战阶段。他说，形势是向好的，但还不敢讲同大圩保住了，因为白石头河的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之上，在回落过程中，回落得越快，大堤风险越大，后面我们乐观估计最起码还有20天才会安全。

但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了，对河流的系统治理工作也在一步步提上日程。周琼说，洪水过后，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比如河流治理不能一味靠加高加固堤坝。他对7月28日，安徽省副省长、省长李国英督导检查兆河、西河两条河流域防汛救灾工作时说过的话印象很深刻：人不给洪水出路，洪水就不给人活路。

仍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题，河流治理要给水让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卜羽勤对此文也有贡献）



7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浮槐村，一名村民在翻晒稻谷。

## 变要我治为我要治

# 中小河流治理亟待补短板

均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洪水大小主要与气象条件、人类活动有关，灾情大小主要与洪水大小、防洪设施、应急管理等有关。发达国家水库总拦蓄能力强，欧洲国家拦蓄比为0.9，美国为0.66，而我国目前远低于此值；美国洪灾损失占GDP的0.06%，我国为2%以上。

具体到中小河流，刘善均指出，我国在中小河流上游或其支流上已建成了众多具备较强拦蓄能力的大型或巨型水库，能减轻其防洪压力。但有些中小河流上缺乏相应的防洪设施，防洪压力较大。

大河其实没有问题，关键压力都在这些小河、小圩口。正奋战于中小河流防洪一线的是合肥市庐江县水务局局长周琼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今年，大的圩区破的不多，多数破口都在小圩口。

周琼介绍，今年洪水多数因为暴雨引发，小支流周围没有足够的防护措施，超过

10年、20年一遇的洪水，就难以防守了。

例如，当地万亩以上圩口按照20年一遇的水位设计值为12.5米，万亩以下设计值按照10年一遇，为11.6米。巢湖忠庙为万亩以上，则为12.5米。而最近遇到的洪水，已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标准。

这并不是庐江县独有的烦恼。我国中小河流数量多，流域面积在200-3000平方公里的中小河流有9900多条。

事实上，早在2017年，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陈陶等撰写的《2016年安徽省长江流域洪水灾害特点、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一文就指出，安徽省重要堤防并无大险，出险和受灾情况基本都出现在中小河流及湖泊周边。

《建议》一文援引安徽省防办数据表示，2016年，中小河流尤其是沿江通江一级支流受灾偏重。中小河流总体防洪标准低，通江一级支流下受长江高水位顶托，上承二三级支流汇集的洪水，多种因

素叠加造成一些圩堤防漫破、溃破，损失严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洪水管理与影响评价研究部主任李娜指出，过去，国家的防洪工程重建轻管的现象比较普遍。而水利工程建成后的管理维护是保证水利工程设施正常发挥功能的关键环节，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

历经2000多年仍在发挥作用的都江堰就得益于每年的岁修制度，岁修是一种定期性的整治修理制度，每年一次，每年冬天至次年春天，管理部门组织人力淘挖淤塞河道，整修被水冲毁的堤堰，保证来年水流畅通。李娜担心，随着城镇化的进程，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这样的整修制度会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建议》一文也指出，水利工程三分建，七分养，在农民义务水利取消后，很多基层水利设施常年缺乏维护，堤防、涵库和水库工程管护投入不足，老化失修严重。

此外，李娜还指出，很多地方的中小河流没有专门的管护机构和管护资金，部分地区还未形成中小河流有效可行的长期运行管护机制，未能严格落实建后管护责任主体、管护方式、管理经费。

## 未纳入治理名录的中小河流怎么治

今年的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勇平强调，要聚焦防洪安全补短板，继续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工作。

中小河流的短板怎么补？李娜建议，按照防洪法的规定全面划定中小河流河道管理范围，严格禁止侵占，维持河道行洪能力和生态环境功能；对洪水可能淹及区域的建设项目开展洪水影响评价，推进有序建设；以流域为单元开展综合规划治理；划分事权，落实监管责任，创新防洪工程维护管理机制。

《建议》则认为，中小河流应走系统治理道路，变要我治为我要治。在中央财政加大对中小河流治理的投资力度之后，一些地区将河流治理完全视为中央的责任。但中小河流流量多、面广，不同河流洪水特性与治水对策不同；同一河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治水的需求、目标与投入能力也有显著变化。

《建议》指出，只有所辖地方政府发挥自主作用，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国家的重视与投资，起到扶持、鼓励与引导的作用，坚持实施分级管理才能因地制宜、适应多样性的需求，进而逐步实现综合治理的目标。

具体说来，《建议》认为，未纳入中小河流治理名录的河流，应由相应地方政府承担治理责任。

刘善均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随着水利工程大量兴建，防洪能力越来越强，出现洪灾的次数相对不多，一旦出现险情，可及时招募工程队参与抢险。

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把重大工程建设、重要基础设施补短板、城市内涝治理、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和能力建设等纳入十四五规划中统筹推进。

在以后的灾后重建方面，我们要优先考虑薄弱环节。周琼说。